

小说眼·看中国
丛书

商昌宝 编

逝去亲人的温暖背影

最慢 的是活着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小说眼·看中国

丛书



最慢的是活着

逝去亲人的温暖背影

商昌宝 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慢的是活着 / 商昌宝编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.9
ISBN 978-7-5378-4894-7

I. ①最… II. ①商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06630号

书 名: 最慢的是活着
策 划: 续小强
编 者: 商昌宝
责任编辑: 左树涛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印装监制: 巩 璠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
邮 编: 030012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传 真: 0351-5628680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字 数: 225千字
印 张: 9
版 次: 2016年9月 第1版
印 次: 2016年9月山西 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894-7
定 价: 27.00元

目录

- 田东照 _ 外公 001
- 汤吉夫 _ 遥远的祖父 011
- 魏 微 _ 姊妹 034
- 萧 笛 _ 奶娘 056
- 乔 叶 _ 最慢的是活着 065
- 姚鄂梅 _ 狡猾的父亲 126
- 方格子 _ 从此相惜 151
- 陶丽群 _ 母亲的岛 166
- 陈希我 _ 父亲 189
- 李 浩 _ 会飞的父亲 265

外公

— 田东照 —

外公二十来岁上船，在黄河浪里过了三十来年的玩命生活，自然经历过不少惊险场面。但每一回都绝路逢生，化险为夷，连点小伤都没受过。人们说，外公福大命大，是个好艄公。

但外公真正在四乡八里有了点名气，却不是因为同黄河恶浪搏斗的绝招，而是年过五十自感体力不支，因而告别船棹回家种那几垧薄田以后的那一回壮举。

事因纯属偶然。

那年春天，村里来了一位风水先生。先生姓刘，道貌不凡，声称从家谱查考下来，确系刘伯温后裔。手里拿个罗盘，却不用，说凭他的眼睛判断，一切都会准确无误。还指着一家的坟地，说出这家有几个儿，有过什么大的坎坷，全说准了，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自然不少人家请他看了新坟。

看完坟地返回去时，那风水先生突然在一个小山岭上站定，伸手指向一处，惊呼起来：“这是谁家的地？了不得！一块世间少见的风



水宝地!!”

他指的是一片废耕而长满黄蒿的台田，约有庭院大小。人们实在看不出此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要求风水先生具体讲解。

风水先生捋捋胡须，笑道：“这叫凡眼不识宝。可话说回来，要是人人都能识得，世上也就无宝了，还要我们这些人作甚？你们看，这片地面所处的位置极好，背靠土岭，土岭又连着众山，可见靠山厚重，根底坚实。再看前面，怀抱群山大川，那连绵山头，阳面为脸，脸都向着这里；还有那段黄河，一拐弯，正好朝着这里滚滚而来。这山，这水，全是朝拜拥戴之势。再看左右，均有几道山梁八字儿排开，此为文武大臣侍立之象。说明这一片地方风水极旺。而那块长蒿的台田，又是这片地面的正中点。八卦讲位正得中，此处正居中正之位，堪称龙虎宝座。若在此处建坟，第三代必然飞黄腾达，一步登天；高者可得天下，低者亦在将相王侯之列。了不得！了不得！”

风水先生留下一番话，没回村就往别处去了。可王白庄却因此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。人们为村里有这么一块了不起的风水宝地而自豪，兴奋到说话声调都变了。兴奋之余，才冷静下来考虑这样一个实质性的问题：这块风水宝地属于谁家，那将相王侯以至皇帝天子就会出在谁家门里。那么它的所有权到底属于哪家呢？

王白庄百十户人家，能沾上边的只有外公和白锁两家。因为这宝地正好夹在两家的地中间，多少年都荒着，两不管，归属未明。要是平时，村里人少地多，大片大片的荒地有的是，谁家想种只管种去，不会有什么争议。可现在，不是多打几斗粮食的小事，而是关系到子孙后代改换门庭、步入显贵的大事，难道哪家肯轻易放弃吗？

这话算说中了。首先外公就不肯放弃，并卷进此事，扮了主角。

外公跑船挣了点钱，每天少不了二两酒。喝了酒就得睡觉，睡醒

才去做活，过得从从容容，潇潇洒洒。这天午后，外公喝了酒正在睡觉，有人跑来将风水先生的话细细说了一遍。外公先是眼半睁半合地听着，似乎听完还要继续睡觉。听到中间，眼睁大了，并要对方将某些重要细节重复一遍。听到最后，精神大振，一个鲤鱼打挺下了地，叫二舅快快把大舅叫来。大舅成家后，因婆媳不和，分家独住村边去，平时很少往来。但这一回不同，风水先生的话他已听说，如果第三代出贵人，从他爹下世入坟算起，那就数到了他和老二的儿子们。因此二话没说，赶忙跟着二舅来了。

外公问：“那块风水宝地的事，知道了吧？”

大舅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外公说：“这是天大的事，不能让白家占了。先下手为强，咱赶快去占住，明天就给你爷爷移坟。”

大舅说：“让我爷爷进了这坟地，第三辈算到我们俩。我们岁数大了，又不识字，不会成大事的。要我说，咱占住就打石头？墓，等你和我妈过世时再……”

外公打断大舅的话：“你不懂。命里定了，还管甚岁数大小，识字不识字？洪武爷是放牛娃，不照样坐了明朝天下！先让你爷爷占了，成了咱的祖坟，从哪代算都一样，反正跑不了，是咱们家的。”

二舅有点不同，还没有考虑哪代显贵的具体问题。他担心这样做的后果，瞧瞧外公说：“白锁不是省油灯，王白两姓又有前仇，怕要打起来的。”

大舅说：“只要争到手，死也值当。你害怕退一边去！”

外公说：“对，这事值当。他白锁不是省油灯，咱也不是由人捏弄的软脑壳。该打就打。你们自个招呼自个，我五十多了，死了也够一辈子了，我打头阵。”



大舅说：“人活多少为够！死就死了，不要紧，快走吧。”

外公领着两个舅舅当即赶去，一起动手拔出蒿草。正干得起劲，白锁领着五个儿子也赶到了。

外公撩起眼皮看了一眼，说。“你们父子是帮忙来了？我们家要在这里做坟地。”

白锁冷笑道：“你把话说反了吧？是我们家要在这里做坟地，你们来帮忙呢。”

外公说：“我没说反。这是我们家的地，只是多年没种。我们是用自家的地做坟地，怎么说反了？”

白锁说：“空口无凭是占不了地的，是你家的，就拿出地契来看看。”

外公说：“这是先人开出来的祖业地，不是买来的，哪有什么地契？我爹说过，他手上种过山药，刨了两口袋还多。”

白锁说：“你爹算甚！我爷爷说过，他手上种过谷子，打了二斗三升六合半。”

外公火了：“白锁你不要胡搅蛮缠。你该明白我王成在黄河浪里干了半辈子，死活的事经见得多了，这块地是不会让你霸占的。”

白锁说：“你王成也该知道，我白锁不是胆小鬼，城里镇上同黑痞干仗也不是一回两回。我不会让你吓倒。干脆这么说吧，你们父子三个，我们父子六个，我舍出三个和你拼了，还剩三个。可你们就全完了。”

大舅一挥铁锹：“你妈的×！你那几个熊儿，我一锹就能劈三个！你一个都剩不下！”

外公一看非动武不可了，忙把二舅拽到一边去，要他赶快回去叫人，并带两瓶酒来。二舅一走，白家的三儿也拔腿跑去搬兵。外公担

心众寡悬殊下吃亏，便同大舅撤到一边去抽烟。白家父子五人乘机占领了风水宝地。

王白庄以王、白两大姓为主。两姓不和，县志曾有记载：“宣统年间，民间多事，纠纷四起。王白庄为最甚，争水械斗，死亡九人，伤者三十有余。”争水尚且如此，争一块关系子孙后代命运的风水宝地，就可想而知了。因此动员人是极容易的事。二舅很快就叫来二十一个好斗青年，白家也搬来十九个精壮后生。两支队伍几乎同时到达。

外公把他的队伍带到远点的一个低凹处做动员。外公说：“大伙应该明白，争这块风水宝地绝不是我王成一家的事，应当是整个王姓人家的事。想想吧，要是我们王家出了皇上贵人，大伙都会有好处。反过来看，要是皇上贵人出在白家，单讲三十多年前的那次前仇，王家也得被满门抄斩。我们非拼不可！搭几条命也值当！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烧香磕头记着我们。”

大家的斗志被激发起来，挥动手中工具，跃跃欲上。

外公说不要着急，拿过酒瓶，自个先栽了两口，然后传开去。两瓶酒喝完之后，外公就打发人到近处看看那面带酒没有。有人跑去看过，回来说，那面没喝酒，只往头上缠布条，怀里也像衬了什么东西。

外公颇为得意，哈哈笑道：“白锁笨蛋，他不懂。衬得再厚，也顶不上这两瓶烧酒。上吧！反正有这么回事，迟不如早。跟我来，不要慌！”

白锁那面亦已准备停当。父子六人在前，别人在后，成两列排在风水宝地的边沿，全都端着家伙，严阵以待，俨然是捍卫风水宝地的一派凛然正气。

外公这面更是一支正义之师的豪迈气概。队伍已从低凹处走出来，



与对方遥遥相望。外公和大舅打头，其余在后，成梯形纵队进发。外公突然站下来，回头说：“到跟前时，前头的人要快，从中间猛冲过去，再回过头来打，这样就把他们夹住了。尽量砍腿，砍倒爬不起来就行。万不得已时，再劈脑壳。”吩咐完了，又开始往前走。大伙都照着外公的走法，一步一步，迈得极稳极重，像是丈量土地。事后外公回忆说，当时他的感觉是好像刚从那凹地出生，正由生一步一步走向死。想法只有一点：多劈白家几个人，然后自己也被劈死。

可想而知，气氛是多么紧张！但外公他们说，已经不觉得紧张了，只感到一片死寂，天地间一切似乎都凝固了，能听到的是彼此间粗重呼吸和脚板落地。恰在这时，天空出现了刮黄风的征兆，灰色云团变成黄色，天上地下，混混沌沌，黄乎乎一片，好像是天地为此而哀凄悲恸，又似特意造了一种气氛以壮声威。

外公的队伍在逼近，双方的距离在缩短。离动家伙只差几步了。

正当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村里跑来几个人。他们是村里自感势孤力单的杂姓人家。为首的是老光棍吕三卯。他猛一下蹿到双方的中间来，挥舞双手大声疾呼：“我有几句当紧话，你们听听，要没道理，再打不迟，行不行？”

外公止步。别人也跟着停下来。

吕三卯说：“我听风水先生讲过，只要一打仗，流血死人，就毁了好风水，后代尽出瞎子拐子，塌鼻子没屁眼的。你们何苦要毁它呢？”

外公说：“宁可毁了，也不能让他们占了。你闪开！”

白锁也说：“你说得对，毁了也不能让你们占了！三卯闪开！”

吕三卯转着身子，朝两面挥着手，声嘶力竭地呼喊：“你们都是精明人，怎么不会算账呀？听我说！听我说！搭上几条命，又毁了宝

地，这叫竹篮挑水两头空。要是让宝地搁着，谁也不占，留到子孙手上再说，这不更好？依我看，命最要紧。我三卯孤人一个，无牵无挂，还不想死呢！你们老婆孩子一窝窝，日子过得蜜一般甜，命更值钱呀！也不想，你们死了，老婆孩子哭天喊地多凄惶！千万不敢犯糊涂，人死了就活不来了呀！”

谁也没想到吕三卯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，更没想到他的话会产生那样大的作用。两面都有不少人将平端的家伙放下来拄在手里。外公和白锁端到最后，也慢慢放了下来。

局势缓和，双方沉默。沉默中，终于由吕三卯牵线搭桥，使外公和白锁两个首脑人物来到一棵树下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关于风水宝地的归属暂时不议，留到以后再说。在此期间，双方都不得擅自占有。

搁下了，一搁搁了十五年。这期间，王、白两姓间虽然没有大的风波，但有一桩重大争端在那里悬着，因而关系十分紧张，摩摩擦擦的事不断发生。至于外公和白锁两人，更是仇冤未了，怒目而视，十五年没说过一句话。

搁了十五年，外公同白锁两家的这桩悬案竟搁出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收场。

外公老了，已七十二岁。白锁也老了，只比外公小了一岁。这一年秋天，两家的悬案由于光棍汉吕三卯的死，有了一个永久性的结果。

吕三卯活了六十三。当人们发现他蜷缩在那盘土炕上不是睡懒觉而是死了时，尸体已经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。那几户杂姓人家都跑来帮助料理丧事。外公和白锁都有一份善心，或许还念及十五年前他调停避免那场血战的功绩，也都派了一个儿子去帮忙。

入殓时，人们从枕头下发现一封遗书，上面写了一件令人震惊的



事——说十五年前，就是王白两家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夜里，他偷偷将他父亲的尸骨由老坟移到风水宝地。希望王白两家能原谅他。还对杂姓人家说，葬他时，将他父亲的尸骨无论如何迁回他家老坟去。

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。莫非当时他调停争端的背后，已经隐藏着偷占宝地的阴谋？还是事后才生出那样的念头？

由此，人们又回想起这个光棍汉当时的一些反常举动。那年夏天，吕三卯忙着刷房整院，声称要结婚。人们问他在哪村找下老婆，他说他是姜太公钓鱼，会有老婆上门来的。问他为甚这么自信，他说他命里有儿子，有儿子自然得先有老婆，因此成家将是铁定无疑。过了一年多，没能等到女人找上门来，就主动出击，到处奔跑。跑了几年，仍是一无所获……莫非这也与他偷占宝地有关？

当然，宝地是否真被偷占，需要证实。

当天下午，外公带了二舅，白锁带了四儿，两家一起赶赴现场。后面还跟了一伙关心此事的人们。大家一起动手刨挖，很快便刨出了腐朽的棺木片和死人骨头。还刨出一个大号黄铜水烟袋。这物件外公和白锁都不陌生，那是三卯爹用一斗高粱买下后经常端在手中的爱物。这一切不都是铁证吗？

“怎么办？”有人问了一声。

没有回答。外公蹲在一边，头垂得快要触到膝盖，脸色难看得吓人。白锁蹲在另一边，仰望天空，咧着大嘴，像要号啕大哭的样子。

没人再敢问，甚至不敢看他们一眼，忙把脸扭到一边去。在场的人都成了塑像，凝然不动。

半晌，外公的身子才动了一下，然后慢慢站起来。好像有点摇晃，赶忙双手挂住铁锹柄，又把腰深深弯下，将胸肺伏到双手上，才少气

无力地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看不用动了，让他在着吧。”

白锁也站起来，朝刨出的坑穴看了一眼，又把脸仰向天空，像是对天上的什么人说话：“在着吧。三卯也葬在这里。他为这个坟下了那么大工夫。”说罢，拖了铁锹蹒跚而去。

外公依然站着没动。直到白锁佝偻的背影消失，才直起腰杆，拄着铁锹离开这里。

这天下午，外公一直躺到傍晚时分。家人要他起来吃晚饭，他说不吃。一家人苦苦相劝，还是不肯动筷子。后来下了地，翻箱倒柜好半天，终于找到过年时没舍得喝的那瓶好酒，提在手里，摇摇晃晃地来到村街上，往那块青石板上坐，朝对面喊开了话：“那是谁家的媳妇，快跟白锁说一声，就说我……请他喝酒。问他来不来？”

对面是头年腊月才过门的一个新媳妇，刚从茅房出来，正结裤带。见外公喊话，没敢怠慢，赶忙草草结好裤带传话去了。

不一会，白锁从墙豁口上蹒跚着走来。手里也提了半瓶酒，来到外公跟前，站了片刻便面对面坐下来，将瓶子一顿，同外公的酒瓶并排戳立在青石板的正中间。

外公把自己的瓶子递过去，从沙哑的嗓子里挤出一个字：“喝！”

白锁接住喝了一口，又递过来，也说：“喝！”嗓音也是涩涩的。

以后便没了话。瓶子递来递去，一人一口，谁都没有空过。村里人已发现这里的情况，但没人敢走近前来，都在各自的墙头、院角、门洞、窗口远远望着。当两个瓶子全空了，两人也全醉了。外公拍着大腿不住地哭，白锁拿瓶子敲着青石板凄厉地笑。两家的人忙跑来将各自的老人搀扶回去。

这天晚上，村里气氛异常。面对青石板上的头号新闻，却没有议论，没有哗然，没有孩子们的闹腾，甚至连鸡狗也悄然无声，全村一



片死寂，似乎刚刚经历一场战争，一场瘟疫，一场八级地震。连人们最感悦耳的黄河水声，也像是呜咽，带着哭音。

选自《山西文学》1990年第8期

遥远的祖父

— 汤吉夫 —

汤氏家谱摊开在我面前时，已经是一千九百九十五年的深秋。说是家谱有点勉强，这份用孩子的演算纸写成的谱系，实在过于简略。开头的老祖列的是我曾祖的父亲；更为遥远的祖先，撰写者可能不知其详，所以用这样“另起一章”的办法，也许是比较现实的。被收入谱系的最末的一辈，是我的儿子。那时，儿子的一辈人还只他一个，撰写人不得不在我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下边，分别地画出一条条长线，预期着谱系的延长。这份家谱不可能出自我的曾祖父之手，曾祖不识字，也没能活到我儿子出生的时候。父亲和伯父早在“文革”中逝去，他们那时绝对没有续宗谱的好心绪。到了我这一辈人，天各一方，而且远非显赫世家，谁还会有梳理自己的根脉的兴趣？如果假定这家谱是我的祖父所为，似乎可以说得过去，可他是在什么时间什么背景下拟成的呢？实在也无法稽考。我知道祖父去世已近二十年。



那个中午很热。祖父在菜园里拾掇完茄菜秧，回到家中已经通体大汗。心里有火，进门就从正间屋的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，咕嘟咕嘟灌下，他觉得舒服了，就坐到马扎上摇蒲扇。午饭吃得奇多，母亲送过来的两大盘子茄子馅的死面蒸饺，他吃下去一盘半。如果母亲不加阻止，他或许会统统吃掉。

“爹，”母亲说，“吃剩下的给你留着。死面的东西不好消化，存了食就得自个儿受罪。”

他放下筷子。干干地瞅着一只只元宝样的蒸饺，贪婪得意犹未尽。中午睡了一个小时，很香，傍近下地时刻。他从炕上爬起来，这时肚子里咕噜声忽然大作，又一阵拧痛，他就奔了茅房。回到屋里坐到炕沿上喘息了片刻。觉得肚子依旧不好，便又去了茅房。折腾了几个来回，祖父终于没能到队上的菜园里去，他招呼道：

“二份的，把尿罐给搬屋里来吧。”

母亲翻出两片黄连素给祖父说：“爹，肚子不好就甭干活了。我去给你请假，你就歇着吧。”

祖父孩子一样地乖顺，自己扶墙下地去舀了瓢凉水，把药送下，然后躺下休息。

这一切都是若干年以后由母亲转述给我的，事情的准确时间大概在公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的秋天。总之从此日开始，祖父再没能走出他的房间。四天以后。他以九十高龄，告别了养育他近一个世纪的山村，死在他亲手盖起的老屋的土炕上。他在此迎娶了我的祖母，生养了我的伯父、父亲、姑姑和叔叔，然后又依次送走曾祖父、母，送走了祖母、伯父、父亲、姑姑，最后，他也就如此不甘，又无可奈何地悄悄地与人世告别。

祖父骨架硕大。我对他的深刻记忆不知始自何时，但印象中的确是高大得有几分威严。待我渐渐地高大起来之后，又觉得他体魄原也算不上硕大得特别，却料想那大概是他幼小时营养缺乏而不能充分发育的缘故。我的家族中似乎有两种遗传基因，曾祖父是位干瘦的絮絮不休的小老头，而曾祖母却是个高大的沉默寡言的老太婆。想来祖父身架是随曾祖母的，而父亲又随祖父，再传至我，所以我的身量实是既超过父亲更高过了祖父；至于我的儿子，比我还要高大，我们这一支系的身高，大约都是来自祖上的母系。

是否与这样的遗传基因有关，不十分清楚，可矮小的曾祖父却确实是偏爱同样矮小的伯父那一支。小时候和年龄相近的堂兄、小叔叔共同玩耍，曾祖见了，常会一手一个把堂兄和小叔叔领到他居住的正房的东间屋去。我知道他屋里有农家难得吃上的馒头、火烧一类的东西，偶尔还有好吃的梨膏糖等，便也想尾随而入，而偏偏这时他的屋门就会毫不留情地紧紧地向我关闭。

正在灶间烧火做饭的母亲就拦住我，照我屁股上狠打一烧火棍，骂：“没出息的！”打得我大哭大号，她自己的眼圈也红红的，且常伴着长长的叹息。

这就是所谓待遇不公。母亲和伯母间的小龃龉也时时会显现在脸上。

大抵在这样的时刻，祖父也会出现。有一回曾祖父领走了堂兄和小叔，祖父便把哭哭咧咧的我从母亲怀中牵出，用手臂一夹，把我勒到他的西间屋的炕头上。我很害怕，不错眼珠地盯着一声不响的祖父。他的脸，跟我在灶下仰望过的灶王爷的画像十分相似，方脸、细眼、两缕黑胡须，心中就有几分忐忑。祖母也不苟言笑，让我更多了些恐惧。我头一回游览北京故宫的时候，在那里看见过慈禧的照片，那一